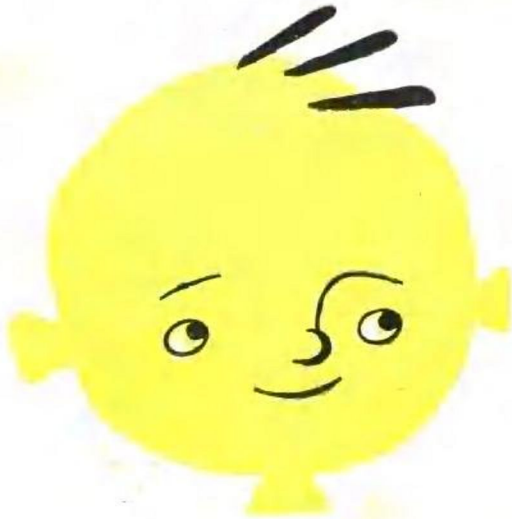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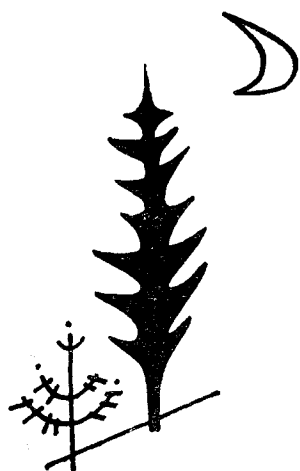




作家谈儿童文学



作家谈儿童文学



儿童出版社

作家谈儿童文学

责任编辑：刘杰英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6,000 印张：2.875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280·52 定价：0.31元

目 录

陈伯吹

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 (1)

任溶溶

漫谈儿童诗 (10)

葛翠林

热爱生活 勇于实践 (27)

郑文光

谈儿童科学文艺 (40)

夏有志

体会与尝试 (50)

吴凤岗

儿童思维与儿童读物 (65)

编后 (87)

陈伯吹

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

从“精神食粮”的角度放眼观看，人和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正如“物质营养”对于人体的成长，是绝对少不了的。

鲁迅复少年朋友颜黎民的信，就这样说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他不只诚恳亲切地教导下一代，律己则更严：“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同样，高尔基也不约而同地说：“我扑在书籍上，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哲学家斯宾塞曾表白他自己：“如饥如渴地在书中吸取营养。”

世界上有成就的著名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不和书结交好朋友。而这个爱书的良好习惯，浓厚的阅读兴趣，都是从小时候

起逐渐养成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能不引人深思，并高瞻远瞩到儿童的书籍与阅读。

“四人帮”横行不法的动乱日子里，从他们的禁锢主义出发的愚民政策，侈谈“读书无用论”。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阴谋！在他们被粉碎以后，党关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把创作、编辑、出版儿童读物，提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长远战略任务的高度。

党是伟大、正确、英明的，一九七八年十月，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接着，一九八一年十月，又在泰山山麓下的泰安，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工作会议”，曾经一度被摧残得十分零落的儿童读物，很快“春风吹又生”，三年多来，少年儿童读物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春色。

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总称，后者只占前者的一小部份，但却是优秀的精彩的部份。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给孩子们阅读的读物，都写成属于文学范畴的作品，虽然尽可能地要求写得文艺性强些，趣味性浓些，然而某些题材还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科学性强的读物，那些《趣味数学》、《趣味化学》和《趣味物理学》等等，应列入自然科学读物这一类中去。只是还应该争取有较多的读物，写成更适合孩子读的好作品，正如地理读物写成游记，历史伟人读物写成传记作品那样。

这方面，法布尔的《昆虫记》，爱华尔特的《两条腿》，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它们都可以说从儿童读物中出类

拔萃地成为儿童文学，从科学读物进入科学文艺作品的领域了。

所以，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不能混为一谈，理解它们，对于编辑与作者来说，是有益的。尽管这样地有所分门别类，但是我们仍然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在从实际出发，而不从定义出发。

读物也好，作品也好，作为编辑在处理文稿时，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尽管在艺术性方面有程度高低的不同，而在立场、观点以及文艺观上，则毫无相异之处。

首先，编辑和作者应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儿审处的是儿童读物，创作的是儿童文学，不仅读者对象是儿童，而且还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必须理解对象，要“有的放矢”。诚如鲁迅在他的书信里慨乎言之的：“……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容易看懂。”又在他翻译儿童小说《表》的“译者的话”里严肃地说：“……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更可贵的是在谨严之外，还那么谦虚审慎，“……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

可能有人会批判说，这是“儿童本位主义”。是的，“本位主义”并不是一种好思想，是应该受批评的。不过这和“经验”与“经验主义”同一道理。如果不问事物的性质内容，一边倒地都以儿童的为主、为中心，那就错误了；如果在为儿童编书、写作，而不以儿童为主，心中无儿童，那么，不免是《楚辞》所讽喻的：“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难入”

了。读物和作品再好，也起不了、更发挥不了教育的作用的。

高尔基说得很精辟：“每一个进入儿童文学的作者，都应该考虑读者年龄的特点，否则他的书就成为没有用的书，儿童不需要，成人也不需要。”事理非常显然，没有还驳的余地。

既然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是没有错的，别怕挨“儿童本位主义”的“棍子”。

教育的艺术，在于“循循善诱”，如若疾言厉色，拉长了脸孔，命令训斥，很可能惹动了对方心房里的反感，教育就不得其门而入。这，绝不是好方法。李冰父子的“深淘滩，浅筑堰”，岂止是治水的良方，这个“因势利导”的卓见与对策，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任何事物都适用。

儿童读物、文学的编辑者，应该懂得“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道理，这是符合孙武子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原则的。我们掌握好，就能在儿童文化战线上取得成效，在“五讲”“四美”的思想品德教育上，获取丰收。

现在我们应该从问题的理论性方面谈到实质性方面来了，求得较全面、较好的理解。

不论是一般读物，还是文学作品，题材的采选，涉及到思想内容。这是个重要的课题。一般地说来，头一道关是深入生活，积累生活素材，才能言之有物，这是不错的。但是，面对大量的材料，总不能照单全收，和盘托出，这就不能不有所选择。

有人根据马卡连柯的说法：“儿童文学和成年人文学之所

以不同，其特点不在于描写什么，而在于怎样描写。”因而理解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只要描写得好。描写得适合儿童阅读，并且博得儿童的喜爱，这也是不错的。但是，这还应不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在把文学怎样写给儿童之前，考虑不考虑应该把什么写给儿童”，不能拾到篮子里去的就是菜啊。

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教育他们接好班，干得较父兄辈更为出色。这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党的关心与支持才行，因而在题材采选取舍方面，一定要牢记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要首先考虑有关思想品德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科学知识教育、文明审美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等等这类有关的题材。要明确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性任务。

在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写作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常常被漠视的（或者是重视得不够的）是语言文字教育。高尔基早就指出：“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鲁迅则直率地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又说道：

“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文学大师们，对于作品在语言方面下的功夫是如此地认真、细致，可以说是编辑和作者的楷模。

当前儿童的读物和作品，与过去出版的、创作的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白纸黑字，事实俱在，不容否认。可是也有个别的读来不通顺，不简洁，水分多，油腔滑调，甚至还有不文明，不纯洁的语句。马卡连柯在谈到儿童文学风格和语

言的时候，告诫说：“不能有任何语言上的游戏。”他这话即使不能算作“座右铭”，也不失是一句至理名言吧。

孩子们先入为主，学邪了，学歪了，再要改正过来，可要花更大力气，不止是事倍功半吧。毋怪鲁迅还语重心长地说：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了。这对编者和作者来说，是多么有益的令人钦敬的话啊！

加强艺术性，这是又一个重要的课题。即使是读物而不是作品，也得尽可能地加强它的艺术性。优秀的、儿童喜闻乐见的读物和作品，总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晶体和精品。

必须是这样的读物和作品，才会使小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象磁性吸铁那样吸住小读者，出现爱不忍释的阅读情景。这也就是文学的艺术魅力，或者应该说是艺术的感染力量。

文学作品的所以具有艺术的感染力，乃是因为作家的思想、感情，通过审美的巧妙的艺术手段，匠心独运地传达给读者，从而使读者信服、感动、同情，与作品的主人公共呼吸，心心相印，跳动同一的脉搏，这样也就起了熏陶、说服、示范的教育作用。

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凡是真正的优秀的艺术品，都涵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或者说它是核心吧，那就是美。人类都有天赋的爱美的天性，美就能使人感到高兴、愉悦，在欣赏中得到美的享受与满足。

美从何而来？怎样才是美？从大体上说来，它在美术上是对称、和谐、色彩、线条、明暗感和多样统一，等等，都是构

成美的形式因素；而在文学上则是先进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动人的情节，鲜明的形象，细节的描绘，语言的艺术，精心的提炼和构思，高度的生活概括，等等，创造性地写出了美好的、饶有兴味的作品来，促使人爱美、爱文明、爱生活、怀有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本是同根生的精神产物，只因由于读者对象的制约而各有其表现形式不同的特点，但是有关文学的理论，初无二致。所以，儿童文学作品也要写得美。它和成年人的文学在写作上比较，总的来说，就是作为教育家、诗人的马卡连柯所指出的，“它有一点点（我再重复说一遍，有一点点）近似简单、朴素、通俗的文艺作品，……也有它自己必须的美学，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也如同鲁迅说过几回的：“要浅显而且有趣。”

问题还在于正确的理论，怎样才能具体运用到创作上面，而把作品写得完善、出色，这就是要求作者加强艺术劳动，不断地创作实践，从中获取经验教训，使自己在文学创作技巧上有所心得体会。

关于文学一系列的创作艺术规律问题，是不容易谈的。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

与这个课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儿童读物编者和儿童文学作者的文学修养问题。不过这这也是一个很有广度和深度的课题。这儿只提提它的阅读方面。

说得通俗一些，有两句现成的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其所以然者，在熟读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

的借鉴，所以杜子美总结似地说，“读破万卷诗，笔下如有神。”难道还不是在借鉴中加深了理解，从而自己譬如“庖人解牛”，得心应手了。那位文艺评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所说：“操千琴而后晓音，”也是这个意思。

看来编者和作者在文艺修养上，阅读是一个必要的不可短缺的基本功。而我们的编辑和作者在这方面是深知“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的，因而大多数同志都抓紧了学习。这也是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所以能发表了、出版了不少好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的基础。

在阅读修养中，值得提出来讨论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虽然本职工作是属于儿童的读物与文学的编辑和作者，可在人手一卷的可喜的情况中，出现了所读的绝大多数是成人的文学图书报刊。决不能说这些书刊不能读，而且应该说要读，多多益善；但是由于工作关系，是不是应该多读些儿童的图书报刊？把它安排作为重点，加强在这方面的学习，在时间精力上，书报数量上，要不要来一个有比例的分配？

可能我这个见解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骨鲠在喉，以一吐为快，竭诚地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另外，在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年青的优秀作家，由于他们的勤奋努力，往往两三年后成了成人文学作家了。这当然是“人往高处走”，无可非议，而且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对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来说，不免失望了。这块新地，需要更多的同志来拓荒啊！但是，这是没有理由限止人家的，而且也是限止不了的，除非作家自身愿意鞠躬尽瘁，终身从事

儿童文学事业。这里头，除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外，也还存在社会客观的因素。

还有，近年来在党对儿童读物与文学的关切和大力支持下，出现了一片创作出版的好形势。同志们都意气风发地提出了“突破（原有水平）”的问题，对小说、童话、儿童诗、儿童剧等创作，热烈地要求有新的优秀作品。这当然是个好兆头，遗憾的是在“突破”中出现着“成人化”的倾向，儿童小说濒临成人小说的边缘，有成人的儿童文学，或者是写儿童的成人文学的趋势，这是不是也值得及早提出来的问题？也许事实还不至于此，那么，防患于未然，总比临渴而掘井好。

临了，愿意再次引一下马卡连柯在观察捕捉到的问题上所说的颇有针对性的几句话：

“在每一本儿童读物里，应该和童话中的一样，具有那种光明和黑暗的直接斗争。这种读物不需要精细的心理描写和太细致的分析，悲观空想的抒情诗和老人式的对大自然的忧郁沉思，尤其不适当。”

三复斯言，问题思过半矣。

任溶溶

漫 谈 儿 童 诗

儿童文学的体裁、样式很多，儿童诗是其中一种。儿童接触儿童文学最早的就是儿童诗。小孩还不会讲话，还在摇篮里，他们就开始接触儿童诗。在摇摇篮时，总要有点节奏，“小宝宝，快睡觉……”小孩虽不知你唱些什么，但开始形成节奏感。那么从摇篮中起一直到老头子，都是要念诗的（老头子老太太当然更爱念旧诗）。所以一个人从小到老都离不开诗。到了五六岁，光给孩子唱“小宝宝”就不行了；到了十四、五岁你再唱“小宝宝”，少年就要不高兴了：“你把我当什么，马上就要成大人了。”到青年时，更要为他们写另外一种诗了。

我讲自己的一点体会，关于儿童诗的构思问题。怎么使儿童诗写得巧妙呢？怎么写得能吸引小孩子呢？一些小学老师对

我说，他们有生活，就是缺少办法，要我说说怎么使要写的诗，构思很巧妙。好象是吃面条放点菌油，要补加点东西似的。我自己的体会是：构思来源于生活。我在考虑写诗的时候，连内容带构思一块考虑，不是先想好要写个什么东西，然后再想个什么办法，使它变成个什么巧妙的东西。我想举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哥哥聪明透顶》做例子。作品不是好作品，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我六十年代才开始认认真真写儿童诗，这大概是第一首，当时花时间也不过半个钟头。这首诗内容很简单：我哥哥聪明透顶，从来不做傻事情。下面讲他跟隔壁一个小女孩叫小黄的一起学拉胡琴。开始拉“吱嘎、吱嘎”，非常难听，所以一拉琴，邻居们都反对，这个塞耳朵，那个发牢骚。接着我的哥哥就不拉了。他干吗做这种傻事，让人笑话让人骂呢。可是那位小黄是傻瓜，还是那么“吱嘎、吱嘎”地拉。过了几个月，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很不聪明的人拉的琴不再是“吱嘎、吱嘎”的了，一拉起来就好象是小鸟在歌唱。我是想尽量说她拉得美，写诗的人总要夸张一点。反正只要她在那里一拉，旁边的人都围上去了。诗的结尾说的是我的哥哥聪明透顶，从来不做傻事情。至于我的哥哥到底聪明不聪明，那就得让大家来讲了。小孩子读了这首诗很有兴趣。这首诗有没有构思呢？也有点构思。这件事情是我家庭生活里的事情。我有一个儿子，他小时候喜欢拉小提琴，我的隔壁也有个小朋友爱拉小提琴，我的小孩没拉好，隔壁小孩拉成了。当然，这中间情况略有不同，并不是因为他“聪明”才不拉的，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隔壁小孩拉成了，而且参加《白毛女》剧组第一小提琴组。写

这首诗，我并没有花什么力气去找材料，或者凭空想构思个什么东西去写。事实上就是两个孩子拉琴的事摆在我面前，写什么，怎样构思，直接从生活里面就找到了。我为什么写这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巧妙，所以当我要写的时候，连事情带构思都有了，一口气就写出来了。并不是面条煮好了才去买酱油；而是面条煮好了，汤烧好了，味精也放了，味道也有了。再讲一讲，我写的一首诗《看冰球的孩子》。打冰球要求能滑冰，而且比赛起来还很激烈。所以，在哈尔滨，人们称打冰球为勇敢者的运动。那次我到哈尔滨出差，碰见长影的一位导演，他问我看过冰球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何不去看看冰球比赛呢？我这人比较懒，冰天雪地实在不太想去。经过他几次怂恿，我只好去了。到运动场后，我冷得要命，在冰天雪地里看一个钟头，两条腿吃不消。我就跳了一个钟头。一到休息的时候，我赶紧到休息室去取暖，一跑出来又得跳，实在太冷了，否则会冻僵呀！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给看冰球的孩子。我说过打冰球是勇敢者的运动，看冰球的人也是英雄。假使不是英雄，他就会冻得转筋了，不能动了。大概意思是这样。这首我也写得很容易，因为我跳了半天，再不写两句我也对不住我的两条腿呀！当然，写的时候要把我变成小孩子才行。儿童诗嘛！说小孩子英雄他们高兴，不是吗？否则他早回去取暖去了。所以我觉得诗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有了生活，什么构思，什么巧妙的东西都从这里跳出来了。我还写过一首很短的诗，这情景不是我看一遍就想起来的，而是看了好几次才想起的。那天看“孔雀舞”，不过才两三分钟吧，可是人家为了能跳这么

一两分钟优美的舞蹈，她们练功呀，不晓得花了多少时间。你看那些舞蹈学校的孩子吧，她们在台上转几圈，在台下却不知转了多少圈呀！把这些写成诗，我觉得对小孩子也有教育，因为小孩都是爱看舞蹈的。他们看那些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跳舞，跳芭蕾舞，他们好象只是在台上转了几圈，这个不是很简单的。我们要做成任何事情，都是要努力的。这也是直接从生活里面创造的诗。再举一首（这首有的同志觉得有特点），《小人、猫和大人的话》，这首诗是这样，小孩子对着猫说：“小猫懒，小猫懒，一天睡到晚。”第二段是猫讲话，它说小人懒，从晚上睡到大天亮。最后用大人来解围，小猫也不懒，小人也不懒，一天分为两半，各人休息自己的一部分，另一半用做学习、劳动。我怎么会写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家养了一只猫，我很看重这只猫。如果没了它，我家老鼠就要来了。结果我后面邻居小孩每天来玩，看见这猫老在睡觉，就骂它“懒猫、懒猫！”由于我爱猫，同情这只猫，就说：“你懒，你懒！你睡觉的时候，它正在捉老鼠。”后来我心里想，把这写下来也可以呀。是讲一个道理嘛，看事物要个两分法吧。这小姑娘只知白天做事，晚上才睡觉，你怎么晓得猫不可以掉过来呢。猫头鹰也是这样的嘛，我真想写两句“猫头鹰，猫头鹰，白天打瞌睡，晚上睁眼睛……”这可以教育小孩子看问题不要简单，以为怎样就怎样，你还得有点辩证法。再举一个在《小溪流》杂志上发表的，叫《信不信由你》，诗的内容是，话还没讲出来，就已经听到了；电报还没打，人家已经收到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世界上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就差十一个钟头。我